

抗戰第四週年紀念小叢書

外報輿論一斑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編印

民國三十年七月七日

外報輿論一斑

目錄

- 一，蘆溝橋事件四週年紀念感言
(紐約時報)
- 二，四年侵華戰爭對於日本的教訓
(美國前驅論壇報)
- 三，中日兩國不同的轉變
(紐約時報週刊)
- 四，中日兩國內部的情形
(泰晤士新聞週刊)
- 五，四年來的中日之戰
(新加坡自由報)
- 六，日本新的孤立形勢
(馬來郵報)
- 七，愈戰愈強
(香港南華早報)
- 八，最後勝利是屬於中國的
(大陸報)
- 九，中國就要抬頭了
(香港電訊報)
- 十，作戰四年後的中國
(香港電訊報)
- 十一，中日戰爭在國際上的重要性
(香港電訊報)

蘆溝橋事件四週年紀念感

——本年七月七日紐約時報專論——

今天，是中日軍隊在北平郊外蘆溝橋發生衝突的四週年紀念日。這一次的蘆溝橋事件揭開了中日大戰的序幕。再隔兩個月的九月，又是瀋陽事件的十週年紀念。瀋陽事件是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三省的發軔，也是向人類自由普遍攻擊的前奏。

瀋陽與北平，離我們都非常遙遠。在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三七年，美國人對於這兩件事情，似乎都不甚關心。我們對於侵略者提出了不承認的口號，對於犧牲者表示精神上的同情，對中國略略有所資助，如是而已。

可是那條溝通世界各地的大道，直達我們美國的都市與農村，瀋陽與北平也是這大道上的一站。如今差不多有一百五十萬的美國青年武裝了起來，美國的實業集中於戰時生產，美國政府支出着龐大的費用，而我們的賦稅也達到了驚人高度，凡此種種，一部分也是瀋陽及北平事件所造成的。

現在世界上兩種相對的勢力，在瀋陽與北平事件的時候，形態已成。所謂兩種勢力，一是獨裁者的『新秩序』。在希特勒的狂風驟浪，尚在醞釀的時候，墨索里尼先開其

端。於是瀋陽與北平的烽火，延燒到阿狄斯阿巴巴，又造成馬德里及巴薩龍娜間自相殘殺的西班牙內戰，更波及塞尼黑而蔓延到華沙、巴黎、維琪、雅典；而從空中及海上，更牽涉到倫敦與大西洋。

另一勢力是民主主義的「新秩序」。當我們想到了法蘭西與斯干的納維亞的淪亡，想到了鎖鍊之下的歐羅巴洲，想到了俄國平原兩獨裁者的軍隊正在作生死的搏鬥，想到了英國在許多嚴重打擊之下的掙扎，而美國似乎還沒有完全覺悟到生死攸關的時機業已臨頭。我們侈談什麼民主主義的前進，似乎成了一個諷刺。

可是中國的憧憬，却放出了「自由新生」的曙光。蘇美英三國對華的些微援助是沒有多大供獻的。中國的蔣委員長誠有偉大的人格，富於組織的天才，但此外還有更大的力量。中國經過數百次的戰役，五千萬民衆向自由中國西遷，公路鐵道大大發展，無數目不識丁的農民忠心耿耿，還有它的積極奮鬥使全國百分之九十的人民，百分之八十的領土免落侵略者及漢奸傀儡之手，這些事實使中國新生了。這決不是一個人力量所能做到的。這好像從土地中生出力量，形成了中國的民族精神。

從這種驚人的現象裏，我們西方民主國家，可以知道，自由仍有它生氣勃勃的力量。如果西洋民主國家對他們本身曾經失去信心，就不看了中國的例子，現已恢復了。英國的毫不氣餒，因為中國的愈戰愈強。中國能幫助美國恢復對於人類自由原則

的信心。

自由能產生這樣的奇蹟，表示牠沒有滅亡，也沒有滅亡的趨勢。在這個偉大的鬥爭中，帝國主義是死亡了。大家爲了同一光榮的目標而抗爭，黃白黑任何種族的人類都成了一家人。現今連俄國，在牠受了打擊之後，也同樣覺悟到自由的價值了。將來也許有一天，各個愛好自由國家的代表，爲了和平與自由的新生，大家同到蘆溝橋畔樹立紀念碑。碑上可以鐫刻下面的幾句話：『他們不灰心，不恐懼，知道正義必有重申的一天，所以欣然地犧牲了他們的生命。』

四年侵華戰爭對於日本的教訓

——本年七月七日美國前驅論壇報專論——

中日兩國雖至今尚未宣戰，日本人雖仍把中日戰爭稱謂「事變」，而到今天，已有四年了。當日蘆溝橋中日雙方的小衝突很快就演成開頭十八個月許多重大的戰役。這一段時期日本軍隊佔領了中國大部分的港口，鐵路，航線，及工業區。其後戰爭遂成僵持的局面，前後共歷二年有半，任何地帶的軍事形勢既沒有什麼進展或變動，看不見得比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更有獲得勝利和平或談判和平的希望。

蘆溝橋事件爆發後數週之內，日軍發言人謂此係地方事件，只要在華北五省樹立日本的霸權，數週之內即可就地解決。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蔣委員長抗拒日本海軍演成大規模戰爭之後，日人遂修改他們的預言，謂中國在三個月之內就會完全崩潰。當時日本有一位議員要到歐洲，他臨時說，五月歸來時戰事恐怕還未結束，當時日本人民聽了很覺詫異，日本軍人聽了更為氣憤。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杭州相繼失陷，日軍省腦以為戰事已經終了，鼓勵國內人民準標大規模的慶祝。但是隨着就是台兒莊之役，日軍遭遇了近代所未有的慘敗。又繼之

以黃河的決隄，阻止了日軍一面的進路，而中游中國的抵抗，大規模地加強。日軍至是不得不集中兵力，先沿長江進攻，復於黔南發動攻勢。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三日廣州即在日軍的奮擊之下迅速陷落，十二日後，日溯江直上至洞庭湖口之岳州，且自鄱陽湖南至南昌，北則自漢口進至江漢兩江的分水嶺，復自廣州向北略有進展，其時中國人民即由漢口撤退，國府也遷都重慶。日軍首腦此時又復宣佈戰事已經終了，并云如有一中國人尚欲抗戰，就非驅逐至最遼遠的邊疆不可。

但是日人說「中國已被擊敗」，或謂「在相當時間內戰事可以結束」等類的話，這是最後一個機會。截至一九三八年年底，除了廣西一役日軍勝利之後又復放棄不計外，日軍就不能再表現他們的攻擊力量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中國尚握有平漢路，粵漢路，京杭路及隴海路的中段。日軍若能佔此數段即可完成它的交通網，這對於隱伺它佔領區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但經兩年半之後，這數段鐵路仍掌握在中國人的手裏。

在此兩年半的期間，日本人民很難忍耐。而中國則利用時間建立驚人的自信，相信自己能長期抵抗，決不與侵略者妥協。日人對此，只有驚嘆。數月前，日本外務省的機關報某報社論，自承無法征服中國，主張日本陸軍撤至沿海，將內地交由偽組織負責。日本在華軍人提出抗議并圖恢復國內人民的信心。他們預計在此週年紀念的時候，贏得一個決定的勝利，好讓國人來慶祝，但是他們沒有辦到。

中國的重兵器與訓練皆很落後，但把百萬日軍牽制在中國，使日本貧困而艱窘。這是對付侵略最重大的答覆，也是中國英勇精神的最好表現。中國抵抗精神對於人類的貢獻，其裨益於將來，當更甚於今日。

（譯自日本外報）

（譯自日本外報）

（譯自日本外報）

（譯自日本外報）

（譯自日本外報）

（譯自日本外報）

（譯自日本外報）

（譯自日本外報）

（譯自日本外報）

（譯自日本外報）

（譯自日本外報）

（譯自日本外報）

（譯自日本外報）

（譯自日本外報）

（譯自日本外報）

（譯自日本外報）

中日兩國不同的轉變

【譯自本年七月十三日紐約時報週刊美國斐斐教授Matthaniel Peller 原著】

四年前，中日軍隊在北平郊外發生衝突，戰爭遂自此開始，四年以來，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日兩國大改舊觀，幾乎令人無法辨認。將來戰爭結果如何，目前尚難逆料，但可斷言雙方皆不能恢復七七事變以前的原狀了。

它們今後的領域也不會像從前一樣。政治家及國際問題學者，他們演詞和論文中所描述的過去五十年來的遠東，正像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歐洲一樣必然成爲歷史的陳迹了。卽此一點，實已具有很深刻的歷史意義，在遠東的人民，也是一種非同小可的轉變。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果以來，中日兩國的目標相同，皆在擺脫歐美的勢力桎梏，樹立本國的主權。近百年來，遠東乃歐美政治的角逐場所，至少是一個不能有所主張隨着歐洲政治傾向而搖動的鐘擺，中國在領土及政治上皆受列強的侵略，外人在中國境內設立殖民前站；日本也因西歐列強的種種牽制極受束縛。

自一九一九年以來，中國的主要推動力量乃是民族主義，其表現的方式爲取消外國人在中國享有土地權，并恢復行政主權的完整。日本的擴充領土野心，一方面始終想排斥列強的遠東利益，其所取手段往往攻守并用的。

中日雙方所走的途徑雖各不同，但在一九三七年皆有極大的成就，中國從西洋各國手裏，幾乎完全收回了以前喪失的主權，日本則已躍登世界強國之列，在遠東有自己支配自己命運的地位。

到了一九四一年的今天，兩國之與西歐的關係較之以往益形密切。遠東已成爲世界大戰的一部份，不能有什麼分野。日本依附了軸心，威脅英法荷在南太平洋的屬地。英美則援助中國。中國雖抵抗日本，已單獨支持四年之久，然如德國戰勝，中國必陷於救無門之境。若德國戰敗，擱在日本面前的乃是一個戰勝的民主集團，而自己則百孔千瘡，種種問題有待解決。遠東之受西歐政治勢力的支配，即在帝國主義全盛時代，也不如今日之甚。

但中日兩國皆受戰爭直接的影響。自從十八世紀的五十年代，日本被美國海軍司令倍理氏強迫『開關』以來，國家的制度及人民生活的方式從未如今日的變化之大。無論用什麼標準去衡量，這種變化總是每況愈下。一九三七年以前日本的經濟及政治均有興與榮之勢，隨着工業革命完全成熟的結果，日本在東亞印度乃至遙遠的非洲市場均能與歐美所佔的地位相競爭。

日本對於國內的經濟，除原料一項因天賦獨厚無可如何之外，力圖擺脫往日對西方國家的依賴性。許多較複雜的機器，機器成及一切需要高度技術的東西，日本皆能

開始自己製造。重工業得日本財政資源的支持也已在建立之中。此時世界各地皆受經濟恐慌的影響，陷於左支右絀之境，獨日本發榮而能蓄積餘力。諸大國中，似乎只有日本的運氣最好。

在政治方面，日本也很幸運，歐洲有再度淪為戰場之趨向，而日本則安隱如常。一九二二年的華盛頓海軍條約使日本不至受海上襲擊。日本的新式陸軍更確保這扶桑三島的安全。及至一九三六年，最足引起國際糾紛的瀋陽事件及日蘇疆界問題皆獲解決。日本至是遂由衰弱，封建，及東方的社會轉變為擁有現代一切文明利器的現代國家。躋身於世界統治者之列，成為決定世界命運的要角之一。

日本接着就發動此次的所謂「事變」，一九三七年以前所有的一切也跟着喪失淨盡。此時的日本人，也就成了焦慮恐慌，憂患不安的日本人。而且日本國民，有如被投入驚濤駭浪之中，茫無頭緒地不知道何去何從。

日本像瘋狂似的加緊生產，但生產所得皆消耗於軍事冒險的無底深墜。日本人民的生活標準向來很低，現在除少數軍火廠工人之外，生活標準較前益低。新興而基礎從未十分隱固的中等階級則趨沒落，農民的困苦為廢除封建制度以來所未有。都市的勞動階級，本有工會的組織，現在全在軍閥政府及嚴格組織的僱主的支配之中。無論工業或金融方面的資產階級，除少數受軍部特別寵幸者外，皆受軍事獨裁的統制。

根本從未穩固的代議制度，此時更是變成名存實亡。立憲政體的形式也消滅了。議會等於具文，內閣只不過是控制軍部過激行動者或者維持面子的一種組織罷了。日本現在有所謂新體制，但日本國內無人能知，新體制為何物，其內容如何。日本現在當然不是一個立憲君主制的國家。也不是一個法西斯的國家，經濟活動的自由已成爲過去的史跡。日本現在有一種類似獨裁的政體，但它只有獨裁制集權的流弊而無獨裁制的優點。

日本目前已徘徊歧路。國人受種種限制、禁令及剝奪的壓迫，只好聽憑命運的安排，他們數百萬的青年脫離了生產事業，數十萬死於戰場或變成殘廢，數十萬滯於大陸，不知何日始可歸來。日本官方覺得能與歐洲列強取陸邦交引爲慶幸，但大多數人民則時存戒心。日本之一再推行「精神動員」即爲民氣消沈的明證。

總之，日本現在已成爲一個亂麻的國家。它跑得太遠，難以回頭，將來怎樣一個結局即日本最有遠見之士亦無法推測。

中國一九三七年以前的一切也和日本一樣，現在都已改變舊觀。日本的侵略，定爲中國變革的媒介。中日戰爭發生之後，中國的政治機構及國家精神都有變化，其最大者約有三端：

第一是民氣高漲。日本爲征服者而中國爲被征服者，但戰爭對於中國的影響恰與對

日本的影響相反。這不能不令人驚異。不到數年工夫，中國已能如此自信。他們不像日本人那樣對戰爭存有幻想。日本希望在三月之內結束戰爭，中國則早就準備作長期的鬥爭。

往日害怕沒有現代武器的心理已經消滅了，中國人現在知道自己也能有效地作戰。他們已能對抗技術很進步的日本，自己維持戰爭。

全中國都有了新的覺悟。以前沒有表現出來的民族意識現在却明明化了。目前中國的情形很像十九世紀西方的民族主義。在應付國內爭執的時候，就有此種表現。我們若謂中國的內爭已完全消滅當然是過甚其詞，但因糾紛而召致分裂，已不再可能的了。凡煽動紛爭者皆被視為全國的罪人。最近國共的公開衝突（因所持原則不同）雙方因受美國輿論及本國輿論的影響，皆能互相讓步，公開表示願一致堅決抵抗日本，不肯削弱抗戰的力量。

第二是社會的根本變化。中國廢除了數千年來陳腐的傳統制度，國民革命未竟的大業現已完成。新的中國也許還沒有完全長成，但陳腐的中國已經消滅了。地方割據主義已因砲火而溶化於民族主義之中。全國人民之加入軍隊，以及數百萬人民因被侵略而遷徙，這兩項事實剷除了地區上的障礙。又因抗戰，全國團結。中國人民已覺醒而行動。過去一切有關行為，道德，及價值的陳腐法則，有的已自動放棄，有的亦受了戰爭

的影響而淘汰了。

有智識及富有的青年男女多隨軍隊及政府西遷，爲國服務。中國人現在對於勞工神聖一詞很能切實尊重，不再徒有虛名。他們加強技術能力及組織能力的訓練。這種新的現象乃是中國的革命。至於對待軍人的新態度以及軍隊的紀律等等使他們覺得側身於世界文明國家之間也毫無愧色。中國一旦抗戰告成，再不會是一個任人支配的國家了。

第三是中國的中心由沿海及長江下游向西遷徙，中國本有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很有蹈日本覆轍的可能，在同一個時代具有兩種文明，沿海各省爲二十世紀的文明，內地則爲中古的東方式農業社會。這種危機現存大概是避免了。

中國西部，即在最近數年以前，幾乎全未與現代文明發生關係，現在已成了中國所餘留的自由土地，故正竭力開發。最幹練的青年大都在四川，陝西，和雲南等省。這裏必將產生一個新興的國家。將來日本倘被逐出中國，中國政治經濟及文化的中心縱會遷回沿海，但各港口將永遠不能再享有過去的領導勢力。中國此時將成爲一個發展較平衡的國家。

中日兩國的內部情形

【美國泰晤士新聞週刊爲中日戰爭四週年作】

那天是七月三日，距中日戰爭四週年的七七紀念日只有四天，重慶剛好舉行新聞會議，在這次新聞會議裏，軍事發言人却破天荒的說這種會議簡直可以取消，原是「沒有什麼可以報告的」。

中日之戰的第四個年頭，前線是寂靜的，北起蒙古，南迄廣州，雖散佈着四百萬大軍，却都毫無動靜，只是彼此默然的敵視相持而已。但在他們兩國的內部，却正在作強烈的痛苦的掙扎。

【日本】：在這些慘淡的日子，日本的光榮一天天的在減低下去。四年前亞洲戰爭剛爆發時，東京真興高采烈，一個美國的記者曾經記述道：「從早上五點到中午，只看見出征的軍隊坐着卡車汽車街車往兵營裏跑，一刻也不停，公路的運輸全部被兵車塞斷了。車子上的兵士歡呼着，揮着旗子，高唱軍歌，彼此都緊緊的握着，看上去好像一條線似的……街上的孩子們也搖着旗子，和着他們的歌聲」。工廠晚上也趕貨，大坂和名古屋的兵工廠加緊趕製決定命運的武器，重轟炸機也在日本起飛去轟炸南京。

到本年的七月七日，戰爭已滿四年，在這一個星期，日本仍在繼續努力，似乎仍舊

還有些力量，但情形緊張的，不愉快，辛酸的。最大的變更是國內起了厭戰情緒，糧食已經計日分派，不吃肉變成了愛國者的責任，只有有鯨魚的肉還可以隨便吃，釀酒現在不許了，以前禁用的糖精，現在各種甜食中都已用來代替糖了。還有使日本人最感痛苦的，就是沒有香烟抽。

日本織造廠的出產量現在只及以前的百分之四十，麻織的和服，內衣，以及小孩子用的襪布都用舊的纖維來織。甚至這些破東西還要受統制。

鐵路上破舊的鐵軌和破舊的車輛也不加更換，於是意外事件層出不窮。日本的先生們一早起來就不鋒利的剃刀（刀片現在是很少的了）刮鬍子，刮完鬍子就擠上木炭汽車，（汽車燃料也受統制）爬上辦公廳裏的扶梯（電汽升降梯現在已不用了）去辦公，公畢後午餐（先要檢查了糧食證才有得吃），然後回家睡覺，甚至連他喜歡的熱水澡也洗不着一個，（因為木炭也很少）更談不上其他的生活享受了。所以他們奇怪，到底日本人得到了些什麼光榮。

光榮要以流血換取的，瞎眼的，斷肢腿的傷兵充斥在海邊台山谷裏。東京有一個醫院非常大，醫生都要乘看腳踏車來去看病，火車經常在村外停下來，卸下一些小的白箱子，裏面裝的是死在中國疆場上的戰士的骨灰。

戰爭也影響了人民的思想，自願犧牲主義以來，七十三年間，日本從沒有像現在

一樣的排外過，外國影片在東京幾已經歸，外國的，在技術方面的外，也全都禁售，在人口過剩的工業都市裏，犯罪風行，去年東京的，年法庭就判過四萬件小案子，疾病也在蔓延。

日本並沒有給人家打倒，但他却已疲乏了。他抵抗已歷四年，還要給着戰場上的大軍，也許現在他的石油原料和軍火的儲藏比以前豐富，但戰鬥能力和戰鬥精神却大不如前，尤其是他們覺得在過去百年間從沒有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能支持戰爭至第五個年頭的，所以他們更是喪氣。

現在日本最擔憂的是歐戰的蔓延，美國的態度使他煩惱，東印度又給他碰釘子，戰時蘇聯的西伯利亞又令他垂涎，於是日本就徬徨不知所措了。

【中國】：蔣委員長並不是爲光榮而作戰，而是不得已的應戰，在這不得已的應戰裏，蔣委員長却取得了光榮。他正在以空間換取時間，他放棄了低地和沿海地帶，把政府和工業區域都搬向山地去，甚至想盡種種方法，把敵人阻擋在華北。

在這四年來戰爭中，日本已轉而內向，診察着他有病的靈魂，但中國却不同，人人奮起，他已發現了他的力量。幾百年來第一次聽得中國人在戰爭中大喊「還我河山」，從農村征抽來的士兵，以前從未出過遠門，現在却在國內轉輾來去，作數千里的長征。中國有一個新的感覺；土地是屬於人民的，中國正在爲此而戰，中國的前途和英國的前